潘子求仁錄輯要

序

上古雖多神聖世遠言湮不可凭遡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祖述堯舜其道統之始乎唐韓愈有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後不得其傳焉愈之智其足以知聖道之傳乎大學中庸先聖之微言治平之實學也其挈於禮記中而配論孟爲四經者不謂無見第格物致知之說先儒輩出竟無定論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者既涉支離以正事爲格物去私爲格物者亦屬臆度有舍格物懸空致知爲頭腦者更蹈性空自格物之說不明而聖人之學脈晦蝕至今寥寥二千餘年來竟無一人能傳孔孟之道者誠可痛也余同郡潘用微先生獨解格物致知之旨即求仁復性之功以爲格者遍也物者身家國天下也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

國天下也格物者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即孟子强恕反求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格物也知即渾然一體之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乍見惻隱不忍觳觫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致知者致渾然一體之良知也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充之以保四海不忍觳觫之牛良知也致不忍觳觫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是謂致知在格物久之而人我無間渾然一體之良知時時見前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是謂物格而知至格物全是恕物格則仁矣故孟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曾子由日省三者以聞一貫之道亦由强恕以至仁也至門人問而曾子仍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舍忠恕無所爲夫子一貫之道舍忠恕亦無所爲大學格物之道於聖人之經書無不脗合於孔孟之心傳無不對同深造自得因著求仁錄數十萬

言辨晰精微體認親切抉千聖不傳之秘析萬古不解之疑誠非後世諸賢所能及者余未親受業於其人而私淑之求其全稿守而弗失此書一著孔孟之道庶幾其有真傳乎康熙丁酉季夏四明後學毛文强序

序

道者天下人之所公非一人之所私大舜善與人同公之也後世之講學者類皆守一先生之說門分戶別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嗚呼何其私也潘子之書出人多詆之爲有用無體夫木之生也枝葉由於根本未有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潘子以求仁爲宗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爲仁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體如是用如是眞可謂表裏無間而終始一貫者矣余幼聞先子稱其學甚貫穿今從老友毛孝章得而讀之因謂孝章曰儒門之有潘子猶釋氏之有觀音也觀音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爲佛有一不爲佛卽從而慈悲之潘子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爲聖人有一不爲聖人卽從而惻隱之一也觀音之說釋氏不能磨滅而謂潘子之說儒門獨能磨滅乎至其越宋元明以來之儒而徑宗孔孟旁斥佛老道在天下後之興者各具心眼惟是虛公體證是非然否不執一見

當自得之吾不敢置喙康熙丁酉初冬鄭性序

潘先生傳

毛文強

先生姓潘諱平格字用徵寧波府慈谿縣文溪人也其祖承務公爲宋太祖時副將軍潘美之弟徙於明州遂家焉先生自幼不喜嬉戲不屑與凡兒近木然若無知者蚤失怙恃奉事祖母極孝十五六歲時輒以豪傑自命謂忠孝節義之事我優爲之十七歲有必爲聖賢之志嘗自嘆曰我其不能爲孔孟乎深恐世俗糾纏埋沒本性每思入山學道二十歲從事於程朱之學鄉里友朋輒迂之越五年又從事於王羅之學後又從事於老莊之學者半載禪學者二年因念程朱王羅之學既不合於孔孟而二氏之學益不合於孔孟竭力參求慟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知孔曾一貫之道當下知佛老之異於孔孟當下知程朱王羅之旨不合於孔孟是時蓋三十八歲冬十月也既親證孔孟之學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因論爲學之要必須立明

明德於天下之欲大學之格物物是身家國天下格是格通人我格物之學即孟子强恕反求擴充四端體認親切篤志力行保任緝熙無少間斷如是者有年遂著求仁錄十卷著道錄十卷四書發明六卷孝經發明二卷辨二氏之學二卷契聖錄五卷繭絲牛毛精微剖析對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有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誠非漢唐以後諸儒所能及者余少受業於南雷黃先生學蕺山劉子之學癸丑歲館於寧城因萬季野得先生書數帙一見而嗜之同志者皆非余余信之益篤後過慈水顏長文家求其全書長文者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將殁即以平生所著之書手授長文故余得因長文而集先生之書學先生之學夫先生之學孔孟之真血脈也一時同人皆爲舉業所纏集註所拘未有可與言者余恐其久而湮没也因寫副本一冊攜入都門冀得一二有志之士共明先生之道繼往開來以昌明其道而卒不得其人康熙

丁酉鄭義門讀求仁錄而心契焉慨然鋟之以行於世庶先生之學不至湮沒爰爲之傳

寧波府志隱逸傳

潘平格字用微慈谿人幼端重不與凡兒伍事大母至孝成童時卽以豪傑自命謂忠孝節義我優爲之十七歲有必爲聖賢之志因從事程朱之學竭力參求慚痛交迫者久之已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知孔曾一貫之道其論爲學之要必須立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大學之格物物物是身家國天下格是格通人我格物之學卽孟子強恕反求擴充四端體認

親切篤志力行者有年乃筆之書以授其徒自謂剖晰精微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其深信不疑如此至今門人在崑山者尙守其師說云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仲秋月朔日裔孫楷謹錄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一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辨清學脈

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仁人性也求仁所以復性也自後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仁即放心求其放心者求仁也孔孟之學求仁而已矣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儒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孟子於齊王之不忍觳觫而指之曰是心足以王於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指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於孩提稍長之愛親敬兄而指之曰仁也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今人於事親從兄非無愛敬眞篤如孩提稍長時怵惕惻隱之心非無勃然發見如乍見孺子不忍觳觫時不自知其爲眞性故不能擴而充之於是有我之私與習俱長不勝其紛擾矣遂有於父子兄弟之間而或分爾我生嫌隙藏怨怒者推之親族交游鄉黨隣里無非爾我之私膠固於中而較利害爭勝負至於國與天下則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矣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眞性也分人分我者習見也習能昧性不能滅性故渾然一體之眞性時常

發見於日用之間有志於復性者即我日用之發見擴而充之以通人我之隔礙而已夫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有是四端擴而充之不欲勿施以我通之人也擴充四端以此通之彼也夫人所不欲則弗知己所不欲亦弗知乎知己之所不欲則知人亦不欲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以我通之人也於此則不忍於彼則忍之旣於此有所不忍則彼亦安可忍故以所不忍達之所忍是以此通之彼也故夫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軌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眞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強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眞欲則能反

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爲癡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即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觳觫乍見惻隱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即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觳觫之牛良知也致不忍觳觫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后不忍觳觫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后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后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后知至也知至而后意之存于中者無偽運于事者必慊無

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后宜其家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今人一入講堂卽欲知性欲知性須有復性之學復性之學舍擴充四端無由也觀孟子於公都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公都子旣疑性善則難與之言性惟卽人所共見之情言之則庶乎其可信耳情者性之可見者也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情善顯然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性善顯然然則孟子道性善其又可疑乎夫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卽心也指之曰仁義禮智卽性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直達而不誤卽才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謂之曰才才者良知良

能是也人人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其可謂之無才乎可謂才有大小有善惡乎至於爲不善而倍蓰無算則不能盡其才者也不能盡其才者不能擴而充之也才本可以恩及百姓乃不忍觳觫而止才本可以保四海乃乍見惻隱而止乍見惻隱而止則有時不足以事父母不忍觳觫而止則有時興兵搆怨豈才之罪哉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是謂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盡心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曰欲知性必出於擴充四端也

孟子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極力描寫在於乍字將字至此境界不俟起意而勃然怵惕惻隱勃然怵惕惻隱而總不自知是謂渾然一體是謂眞性直達若俟起意而怵惕惻隱自知覺其怵惕惻隱即非渾然一體矣非眞性之直達矣孟子蓋爲人之蔽錮淺深不同苟梏

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者不當意外倉猝至危極險之境眞情未必發露故極力描寫以見人之皆有耳此時勃然發露全體具足聖人不增凡人不減故孟子明性善則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直指之爲性然偶爾發露不繼之以擴充則有時不足以事父母矣齊宣王不忍觳觫豈非渾然全體故孟子指之曰是心足以王矣一不推恩功即不及百姓而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故雖渾然全體而偶爾發露止可謂之端若肯不自賊其身而篤志力行綿密懇到知於此不忍則達之於所忍知於此不爲則達之於所爲知我本無欲害人之心擴而充之無不愛人知我有不甘爾汝之心擴而充之無所往而不爲義知我本無穿窬之心擴而充之至於以言餂以不言餂微細偷心皆不使潛滋默長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知皆擴而充之矣則集義而浩然之氣以生有不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乎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言之不一而足嗚呼善言心者無踰孟子也蓋仁是人心也吾儕安身立命止是一仁故曰人之安宅也義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故曰人之正路也有是心即有是行如吾心之所安仁也行吾心之所安義也吾心之所不安亦仁也無行吾心之所不安則義也愛親敬長吾心之安者也致愛致敬則義也紾兄臂摟處子吾心之不安者也不紾不摟則義也由仁而行之則無不宜義非人之路而何

行吾心之所安無行吾心之所不安已盡仁義之道矣而安與不安不可一概而論也如有所不忍有所不為吾心之不安者也所忍所為則吾心之安者也不安者仁義之良心安者蒙蔽之習心也遂不安於所安則仁義之道得矣如素無欲害人之心而一朝利害所迫遂有害人之心素無穿踰之心而一旦機智相軋遂萌

穿踰之心夫無欲害人之心無穿踰之心此吾心之素安者也害人之心穿踰之心此吾心之終不安者也莛安於所不安則仁義之道得矣

達不忍於所忍卽有達不忍之事達不爲於所爲卽有達不爲之事孟子本列仁義而分言之然由人心人路之說亦可謂不忍者心不爲者事焉有不忍之心則必不爲殘忍之事仁自有義義卽是仁仁義之道本一也如齊王不忍觳觫之牛則舍之而不以釁鐘若達不忍之心以及百姓則必不爲興甲兵危士臣之舉矣格物之道格通身家國天下而身家國天下正非懸空無事而格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愛人不親反其仁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加諸彼大有事在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只此一言而仁義皆備不忍仁也達之於所忍仁也有義焉

不忍不爲渾然仁義故孟子指之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亦渾然仁義故孟子亦指之曰仁也義也惟眞心之發全體仁義故纔一充達亦全體仁義人豈患仁義之高遠哉然當其發當其達則全體而尚有所忍有所爲則心體之全量未復也必充之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心體之全量復矣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足以保四海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孔門專求仁而所指示之工夫卽是義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皆是也孟子並提仁義而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求仁必由集義也嗚呼知致知格物之道者仁義之道備矣蓋未有致渾然一體之知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而於身家國天

下之事不得其宜者仁自有義也於身家國天下之事得其宜而後恰吾渾然一體之心義即是仁也故專言仁可並提仁義可止言致知格物可

致知格物之旨孟子發之無餘蘊孟子言擴充四端豈非致知四端非懸空擴充必有所在如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豈非在格物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而要歸在於致知格物孟子七篇無非言擴充四端豈非以去聖人之世未遠近聖人之居又甚而私淑諸人不失聖人之學脈乎

吾人之良知不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觸發本在於身家國天下之物則擴充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知即在於格遍身家國天下之物宣王之不忍觸發于觳觫之牛今人之惻隱觸發於將入井之孺子四端觸於身家國天下而發也充不忍觳觫在於功及百姓充乍見惻隱在於保四海擴

充四端卽在於格通身家國天下也曾孟之言若合符節如此常人大要於利害不涉之境私意卽不作主偶爾感觸眞性勃然發見故齊宣之不忍發於堂下之牛若利害關切私意作主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則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無所不用其忍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非利害所涉之境私意不作主故也何不反而思之吾人原有此眞性眞性發見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於分人分我計較勝負者豈非利害之私耶一爲利害卽有所恐豈不傷我眞性耶是有傷於人卽有傷於我且其人未必受傷而吾之眞性受傷已多矣聖人盡性以成聖人吾人傷性至於爲小人聖人擴充以保四海吾人不能擴充至於不足以事父母不足以保妻子嗚呼計亦左矣

夫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止是彼我兩人不渾然一體

也彼我兩人渾然一體則天地萬物無不渾然一體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豈非彼我兩人哉而怵惕惻隱之心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故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稍長之敬兄亦彼我兩人耳而愛敬之良知良能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故曰此仁也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今人彼我兩人一體者其誰與所以工夫切近止在格通人我隨時隨地惟心之所到一一格通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愛人不親反其仁敬久則人我之習見日融眞誠惻怛之心貫注倫物愛敬油然人已渾然深造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自得而居之安矣然則求仁之學舍格通人我又奚適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學在人倫日用中困勉力行格通人我者所以困勉於人倫日用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

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慥慥篤實沉着懇到則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矣嗚呼慎毋蔑視困勉妄希自然哉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也格通人我者恕也人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下人我渾然一體此所以求仁必在於恕然或與拂意相遭而推之命運不時諉之人情不善怨天尤人熾然於中仍不渾然一體矣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然後盡強恕之功而眞心無滲漏故反求諸己者亦恕也今學者但能篤求仁復性之志而竭力強恕反求事己妥當爲之猶覺不慊切人情己允愜自反猶覺未一體如曾子之日省其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如此誠切懇摯則滿腔惻隱通體惻怛去渾然一

體之仁不遠矣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己所不欲而施於人則人我之見熾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下人我無間行有不得而求於人則人我之見熾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當下人我無間此所以求仁必在恕也格物全是恕物格則仁矣

恕須強反求又所以強恕或奪於利害勝負之私或壓於人我低昂之見有明知己所不欲而施於人者自我出之易自人受之難人加於我難堪我加於人甚便豈得不強或任執拗之識只見己是或動勝負之見堅護己非有因行之不得而愈求人者大人正己物正人之過皆己之過己實有未盡安得不反求

強與求皆聖人深細用功之言學者當利害相干人己相軋凡情俗態相繼非用勉強之全力不能恕強之之久則情漸平不忍之心漸熟雖不無利害之干然擴利而貽害於人則不忍雖不無人

我之見然矜已而求勝於人則不忍雖不能脫然於凡情俗態然眞心爲習心所壓則又不忍如是則不忍不勉强亦不自知其爲勉强矣求如吹毛求疵然其過始出質之古人覺已甚薄絜之彼此之間覺有多少情未平推之情理之內覺有多少精微未盡在我少有不至則人之應我爲宜然彼自無過皆我之過從前所執以爲是者無一非過能如此强恕反求則人我微細習見銷融殆盡其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庶幾矣

格物全在强恕反求全是愛敬惻隱之眞心容運强恕日篤則所不欲處愈見之細愈不忍不體貼之盡當下人已無間反求日密則有不得處愈見之淸愈不忍使人有未慊之隱當下人已渾然如是深造而一日自得之則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齊家治國平天下渾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故堯不容不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不容不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溺由已溺禹

不容不八年於外饑由已饑穀不容不胼胝手足民墜塗炭湯不容不放桀毒痡四海武不容不誅紂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伊尹不容不幡然應聘旣取我子無毀我室用閔於天越民周公不容不維音嘵嘵春秋僭王猾夏弑父弑君孔子不容不周流列國戰國殺人盈城殺人盈野孟子不容不歷說齊梁葢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吾道自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雖有窮達之分而吾性無分於窮達吾道無分於窮達此所以道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道人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若以默坐澄心爲學的以活潑見成爲妙用以了生脫死爲究竟以長生自利爲全眞則亦何貴乎此道何貴乎此人哉吾性不如是故吾道不如是也

知性由於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脈路審知聖學脈路而力行則步步趨歸於孔孟之域細針密綫絲絲入理自必知性而契合於

孔孟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大學者聖人所以立萬世爲學之大法擇善者必於大學而有徵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指修道之實也明德者吾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實在愛敬惻隱之良知而非虛靈寂照當體本空之智慧故不徒言明而言明德明德非虛靈寂照當體本空之智慧則明之之功非離人遺事體認參求可知矣故致知格物者明明德工夫也親民雖與明明德並言而實非二蓋親民者惠鮮懷保親之如子也所謂渾然一體也惟明德渾然一體故親之如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親也是明德之直達流行無脐而不親民也但不能擴而充之則明德不明孟子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是明明德恰巳親民親民恰所以明明德也苟一日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而自得之則明德明而民無不親矣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焉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足以保四海也至善者本然之天則能盡其性是謂明明德止於至善能盡人之性是謂親民止於至善恰如天則故曰至善恰如天則則止矣故曰止於至善明明德親民必止於至善然後爲恰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指入道之候也所以言止於至善之次第也止非可輕易言知必知至而後知蓋知至則知性也知性之時豈易遽言盡性止於至善而止則已可知也苟不知止則茫無畔岸心搖搖而靡定故知止而后有定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也自此修身日篤則漸漸而能靜漸漸而能安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也漸漸而能慮能得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也知止尚未止于至善能得則由知性而盡性始爲止於至善親民止於至善在其中矣親民止於至善原是明明德止於至善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爲道

知止定靜安慮得爲入道之候括大學之道已盡然所以明明德者格物也緝熙明德而握齊治平之樞紐漸入於能靜能安能慮能得而渾然至善者修身也而皆未之及言至物有本末以後始備言之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治之本末聖學格物爲入門故物有本末一節是全爲格物而起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明明分物與事格物之物混事不得也夫有身之物卽有修之事有家之物卽有齊之事有國之物卽有治之事有天下之物卽有平之事物與事本無可分而視身爲已視家爲身外視國與天下爲漠不相關者必不能修其身必不能齊其家必不能治其國平其天下故必格通身家國天下知身家國天下本渾然一物而後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所以修吾身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物與事始原無可分也然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先提清物

而歷推所先至于實用力之處則專舉格物豈非聖人喫緊用心為後學指出親切要領哉格者通也物者身家國天下也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故言物有本末而不言有彼此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則修齊治平自渾然一事故言事有終始而不言有內外此皆聖人之微旨見於修辭之間者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求仁之法亡矣求仁之法亡而聖學亡矣嗚呼豈不可痛也哉物有本末一節雖全為格物而起然不過分清事物約舉本末終始使人知所先後耳未嘗明指所以立志用功之實也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以後始備言之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莊誦此言頓使人不忍薄待其身兾可使儒夫有立志葢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儒之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立志必欲明明德於天下古人之欲稱性而發不待勉强吾人必須講明此學知耻發憤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後副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

始可與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夫學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故須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性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故須直達吾渾然一體之性知者吾性之良知也觸物而渾然一體者也孩提愛親稍長敬兄良知發見之初渾然親長一體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偶然觸發之頃渾然孺子一體是知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知知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物特未於家國天下之物上致吾渾然一體之知故意有自欺意有自欺故心有所心有所故身有辟身有辟則於家不宜於國不恕於天下不絜矩古人知病之在乎此也故其工夫莫先於致吾渾然一體之知而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不使行有不慊於心而人

立人達之有不如我是從吾性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直入握其要則節目自貫得其本則條理自具而不必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者也若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則非大學教人之旨觀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是未嘗特有正心工夫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是未嘗特有誠意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是未嘗懸空有致知工夫也欲正其心者須先誠實其存主運行之意未有存於中運於事者不誠實而心正者欲誠其意者須先推致其觸物一體之知未有一膜人我計較之見而不自欺者致其觸物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本是一體之物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是格物爲致知實地即是誠意正心實地致知固在於格物而誠意正心亦無不在於格物也不特誠意正心在於格物身不容有辟即是修身於家孝弟慈即是齊家於國恕於天下絜矩即是治國平天下是一格

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一格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是知身家國天下果渾然一體也而格物之爲要領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必推先於格物固古先神聖垂世立極之大道有志於大學者自當恪守其成法深探其旨歸不當貿貿然武斷聖人之經書以從我矣格物之功果誠切而靡間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則物格而后知至矣自得而居之安矣蓋無不盡其才斯無不盡其心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深造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實際而知乃至也實到渾然一體則存於中運於事者無非爲家國天下而意焉有不誠者乎意之誠者卽渾然一體之眞心而心焉有不正乎但一物格則當下知至意誠心正心性之地非如事理推行之有層次也而保任緝熙則在於修身矣蓋初學入門之始但有格物全體重在格物則知致意誠心

正而身無辟自無逆節於家國天下物格知至以後但有修身全體重在修身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永無滲漏而可爲齊治平之基故特提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斬關立脚定此準繩以定學者之命也學者果實到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自知家國天下總繫屬於吾身齊治均平總托始於吾修苟吾身之不立而家國天下已痿痺吾修之或忽而齊治平已無基本焉得而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如曾子焉得而不雝雝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如文王吾身日愼一日吾修日密一日精神凝聚貼體平實漸漸而能靜漸漸而能安至於能靜而吾修深入眞境至於能安而吾修日就熟境則極深研幾而能慮從心所欲而能得皆其所漸至矣夫眞修之日密日進如此則意之誠者永無復有或不誠者潛伏於其間心之正者永無復有或不正者萌動於其際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常如物格知至之初故於本亂

末治厚薄薄厚斷斷必無之下而珍重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言知其必否必末之有此謂知修身爲本此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實詣其極也前之物格知至是力行以深造渾然一體尚屬知性之事此之知本知至是力行以恰盡渾然一體乃爲盡性之事也苟不知修身爲本則擔當日鬆身日不立修日無以自考心意活物也不能常正常誠心意不能常正常誠而渾然一體之滲漏者多矣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自已已無立脚安望其能爲家國天下之所繫命知止已日就湮沒安望其漸進於能慮能得而止至善也哉故知至一結甚爲妙密甚爲珍重知本一提尤爲警醒尤爲親切只知修身爲本而渾然一體者已毫無滲漏也嗚呼豈非聖人之傳授心法也耶夫大學一書本末始終先後燦然而格物有其眞脉修身有其欵要故聖人於此兩者特爲歸重特爲提出奈自孟子後聖學久絕諸賢各以意爲

學各以意發明大學而大學之道貿亂而無所適從士苟有志又不得不擇善以爲固執之地而舍大學首章則亦不必泛用其擇也此吾所致望於今日有志之士也

或問格物與修身分爲前後則格物者未及修身而修身者不俟格物乎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今之致知格物者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非修道以仁而何專於修身爲物格知至者而言也堯舜之聖何待於擴充而兢兢業業精一執中耄期不廢則自得居安而未至於堯舜者決不謂身已修而有時可息也故致知格物者復性之事復性則知性自此以往盡性之功全在於修身故修身之功死而後已者也夫格物則身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修身則物格知至者永無滲漏乎之言格物修身者若此又何可疑乎

或問物格則當下知至意誠心正心性之地非如事理推行之有

層次然則大學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乎曰欲知得力之候當觀於用力之初致知在格物則知到於格物矣知到於格物則心到於格物意到於格物矣其可謂知之所到非心之所到意之所到乎知到於格物則知致矣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心到於格物而心正意到於格物而意誠矣其可謂知雖致而心尚有未正意尚有未誠乎夫格物則致知誠意正心之功無不在於格物功無不在於格物則其得力之候自無不在於格物又何可疑乎曰然則知至意誠心正固不當與修齊治平並言后乎曰子但知大學言后之可據而不知大學言修齊治平未嘗與知至意誠心正同大學云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修齊治平之當言后又何可疑然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又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是可見誠意正心之用力俱

在於格物而得力俱在於物格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皆不必泥矣且致知在格物將致知貼切於格物非爲致知推先於格物又可見物格而后知至之不必泥也下文即提出修身爲本而諄諄致意於知本益可見物格之後用力亟在於修身而不謂知尚有未至意尚有未誠心尚有未正於知至意誠心正中尚有漸次工夫夫驗之自得則有其實稽之經書又有可據何爲而如訓詁之家以辭害志乎

或問前輩之學大率專用力於誠意上今曰誠意正心之功皆在於致知格物則誠意章言毋自欺言愼獨何以累累不置乎曰若如所言則誠意之功有致知格物有愼獨毋自欺誠意之功有二誠意之功不專矣其然乎夫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是就致知格物上點誠意也猶曰須實致其知於格物毋自欺其知也云爾知不致則自欺矣實致其知以格物則意誠矣知如好好色如惡惡

臭言誠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而行有不慊於心者乎故曰此之謂自慊夫欺亦自欺慊亦自慊自欺則意不誠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則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卽毋自欺毋自欺則自慊實致其知於格物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則意誠可見誠意之功斷在致知格物而無容二故曰致知在格物則知到於格物知到於格物則意到於格物心到於格物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意到於格物而卽誠於格物心到於格物而卽正於格物誠意正心之學舍致知格物又何所用其力乎卽正心章但舉有所與不在以見不正之狀如此不正之狀如此則難以言修身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而未嘗言心如何正正心之功又如何用也豈不灼然也耶自此學不明而後世之求道者但欲正其心欲誠其意正心則就心上用力以求心之正誠意則就意上用力以求意之誠

其說雖不一要不過腔子中照攝而已矣豈得謂之能正心誠意者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有所不忍有所忍有所不爲有所爲則吾性不渾然一體矣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然後爲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後之爲學者存心於腔子謂之立體視天地萬物爲外而明物察倫咸是應迹愛親敬長平章協和視爲此心之妙用分內外分體用則有動靜可分而吾性不渾然工夫不渾然矣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實致渾然一體之知於人倫日用則心存若在腔子裏則放而非存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善推其所爲則是渾然一體之心性若操存於腔子則是昭

貽靈靈之意識而非心性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善推其所爲而時時見有不慊于心凛凛孳孳常若不及恰是聖人之敬若操存於腔于保護其靈竅則是矜持管束而非敬嗚呼知乎此而後可與語正心誠意之學矣

無離家國天下之身心意知無遺齊治平之修正誠至葢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謂心心運于身家國天下之謂意觸於身家國天下而不慮而知之謂知反之於身而渾然家國天下一體之謂大人之身若離家國天下則失其所謂身心意知爲父子兄弟足法而藏恕絜矩之謂修心復其渾然一體之謂正意運于身家國天下而眞實之謂誠良知充達于家國天下之謂至若不足以該齊治平則不可謂之修正誠至故言身心意知而家國天下舉之矣言修正誠至而齊治平舉之矣夫豈聖人好爲遠畧故爲是并包之說哉吾性實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引而進之無能引推而遠

之無能推也若二氏舍家國天下而爲身心意知遺齊治平而欲修正誠至各自以爲復性之學矣而不知杳冥昏默者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眞空妙有者性其所性非吾之所謂性也嗚呼此所以不可不知大學格物之道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志必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吾學無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格物與修身皆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者也格物者只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則心意知歸併於格而知自致意自誠心自正修身者只精義執中細自琢磨則心意知歸併於修而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至雖知性不知性有别而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則一也嗚呼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正復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用力處也學者其可不知乎

格物則八目一齊俱到蓋所以格物者心意知也心意知併力於格則自具致誠正之功候所格之物卽身家國天下也格身家國

天下之物則亦可見修齊治平之條理修身則八目亦一齊俱到蓋所謂修身者直達渾然一體之性於家國天下而窮修齊治平之條理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此而永無滲漏窮修齊治平之條理而身家國天下漸至於明動變化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此而日進於化神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卽其一身亦不渾然一體也蓋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人倫中天合人合之切近皆置之膜外而但知我之一身則紛紛較人我計利害渾然無內無外之心偪縮在腔子中矣渾然無內外之心因較人我計利害遂偪縮在腔子是身心因人我而分也於腔子中計較愈多利害愈明而人我愈分是人我又因身心之分而益分也人我不一體卽身心不一體害於人卽病於我豈非人我本自渾然一體本不容不一體者哉今若格

通人我則無較人我計利害之心當下人我渾然一體無較人我
計利害之心而身心亦當下渾然一體矣此所以一格物而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與孩提之愛親敬
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渾然親長一體渾然身心一體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不俟起意而勃然怵惕惻隱勃然怵惕惻隱而總
不自知渾然孺子一體渾然身心一體若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
體自不能渾然身心一體矣可知欲明明德於天下斯是爲巳之
志格通人我斯是求其放心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而
自得之斯是復性而知性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者一身以
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也而其機在于格通人我
格通人我者所以貫其不貫而復吾渾然一體之性也巳所不欲
勿施於人則貫所不貫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

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三千年來信之者卒鮮其人無他不知性也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曾孟之言實落完滿更無可加無可疑矣蓋孩提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堯舜勳施雖盛不過恰渾然一體之性分不過恰原來孩提愛敬之初心故曰孝弟而已矣此孟子從堯舜生知之聖而說也忠恕則當下渾然一體故復渾然一體之性者必本於恕既深造自得則亦不能舍恕而別有窮理精義也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此言蓋從夫子學知之聖而說也故曰苟知吾性則曾孟兩言眞實完滿無可加無可疑矣

信得孝弟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卽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與一日用力力足一日克己復禮然知性則能信不知性則不能信孔曾思孟皆爲不知性者言也嗚呼亦安得天下不知性者而皆信之

乎此平格之所以惓惓而靡已也
今人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必疑爲淺近而未盡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又駭爲高遠而難幾而不知堯舜孝弟夫子忠恕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本淺近而非如疑者之淺近本非高遠而又何得駭以爲高遠嗚呼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其顛倒迷謬何日而瘳乎
大學乃曾子之書格物物格當即驗之曾子曾子曰省吾身格物也唯一貫物格也曾子明知身家國天下是析之不容析者故省身工夫專在爲人謀與朋友交上曰而不忠乎而不信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在其中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亦在其中如此誠切懷摯渾然一體之仁完全譬如雞雛肢體已完雖在㱿中勢將破㱿而出只待母雞一啄耳故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豁然無疑至門人有問曾子只以平日省身工夫答之蓋得夫

子一呼當下印實信得平日省身忠恕恰是一貫也其作大學乃
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
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
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爲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論語載曾子
之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無非一貫孔門曾子之外惟顏子有子得聞一貫
夫子於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徹底告之以一貫
也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徹底

言一貫也後惟子思孟子闡一貫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首章已盡一貫矣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盡人性盡物性而贊天地之化育其次致曲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至誠其次皆一貫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亦一貫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贊仲尼亦一貫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至聖至誠皆不過是一貫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語語是一貫如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是心足以王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好色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旁引曲喩無非一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徹底言一貫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以保四海是盡力示人以一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是就孩提稍長示人以一貫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徹前徹後言一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一貫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禹稷一貫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

遠成湯文武一貫也思天下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後知後覺非予覺之而誰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指其掌伊尹周公一貫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是載虞夏商周一貫之全書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大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大易洪範亦一貫之全書王化始於閨門

麟趾者關雎之應騶虞者鵲巢之應三百篇周家一貫之全書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禮作然後萬物安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禮亦載古人一貫之全書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春秋孝經乃孔子一貫之全書四書五經無非一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有曾思孟無非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二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辨清學脈下

一友問一修身以貫齊治平則聞教矣如何是一身以貫家國天下曰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謂貫惟一身貫家國天下故一修身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不貫則格之故格物要焉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身以貫乎人也恕者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亦一身以貫乎人絜矩之道一身以貫乎上下前後左右達不忍於所忍一身以貫乎民物衆庶故格物者所以貫之之道也學者與聖人雖殊其一貫以爲學則一而已矣後世一貫之道不明遂有主靜持敬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爲立體者非不曰立體以致用原無兩截然當其主靜持敬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

時不貫也況其致用則曰應迹曰不離曰有無相生何嘗一貫哉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事事皆心物物皆性接物處事皆所以盡吾心盡吾性事物焉得謂之應故古聖人窮事物之條理小心翼翼不敢怠遑曰欽哉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曰勑天之命唯時惟幾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所其無逸曰其疾敬德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如此竭蹶以盡吾分戰兢以盡吾性豈曰應之云乎若吾儕則步步是篤志之地步步是力行之地針針見血絲絲入扣始無疚於心始無負吾性又豈曰應之云乎蓋吾儒灼知性善灼知身家

國天下渾然一體灼知吾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容不竭蹶以盡吾分戰兢以盡吾性也若佛氏之言性曰真空妙有故其於事物曰隨緣應寂圓應自在吾儒而亦曰虛明湛然應物無迹則佛氏之空有不二非吾聖人盡性之道矣

世之言體用者曰體立而後用行用不離體立體而後致用體不遺用惟體不遺用用不離體似合而實分故云渾然與萬物同體云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似一而仍二也若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天地萬物皆體也何用之可言位天地育萬物即是立體盡人倫敦日用即是盡性故聖人與學者言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如見如承不欲勿施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恭寬信敏惠無一語不是體雖然自聖人言之全是言體自學者聞之則全是言用學者果能遵聖人之言力盡人倫力敦實行則渾然真性全體顯發特不知其是體一旦知性始知聖人之言全是言體平日

之力盡人倫力敦實行全是眞體全體是用而不必更覓體全用是體而不必更言用矣

世言靜體而動用吾不知其說吾謂靜者體之靜動者體之動又曰言用則靜亦是用動亦是用言體則靜亦是體動亦是體又曰體用不可對舉一對舉則體用爲二非渾然一體之性矣或言體則不必言用全體是用或言用則不必言體全用是體故聖人絕無體用對舉之言嗚呼此非灼知性善又安能信之

今之學者往往患有體而無用夫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充之達之非用乎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則仁義且不可勝用何患乎無用旣有有體無用之患則見專於力行者又有有用無體之譏夫達之於所忍達之於所爲力行也用也而所達之不忍不爲非體乎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仁義謂之用矣仁義其將非體乎

志立則體已立篤志力行則體常立而不失篤志力行之久久則本體粹然無迷復之虞蓋志者心之所之心之所之篤切而凝固則本體篤切而凝固行者心之所運心之所運綿密而懇到則本體綿密而懇到今不知密切思量以立志則體自立而管束此心爲立體不知沉着委細以力行則體常立而管束此心立體而後致用吾見體非其體也已何用之與有

立體在於立志志立則體立立志自不容不力行所謂體立而用行者如此

吾人處人倫日用中時時有所不忍不爲卽是眞心之發見能固守此不忍不爲於一節一事亦卽是工夫之保愼志學者達之充之而眞性完復不志學者零星發見散斷工夫終於無成而已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復性之工夫也而已爲日用之行事人人觀感而興起則成其教化在下者充之達

之不出於親族鄉黨則謂之事在上者充之達之而省刑罰薄稅斂毋興甲兵危士臣則謂之政復性之工夫巳爲日用之行事又何體用內外乎聖學卽是王政又何內聖外王乎故古之君子但力行以復性而教化巳孚於下國治化巳徧於海隅不別有其政教也古之君子但善其所以教民之道出治之方而吾之性巳盡不別有心性之工夫也嗚呼止一擴充四端耳謂之心性工夫可謂之日用之行事可謂之教化可謂之政治可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此也孟子曰仁義不可勝用不可勝用者此也

三子侍坐次一生後入趨坐末生視三子爲最少平格指之曰此卽恭敬之心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卽是非之心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卽惻隱之心如此則宜不如此則不宜卽羞惡之心一趨坐末而四端畢見眞心見在日用何更覓心爲四端雖畢見於俄頃在生初不自知不自知非生之咎眞心之流行當下本不自

識知世之以靈明知覺爲心者不顯然其謬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獨聖人爲然眞心之流行自中天則故孟子指之曰仁義禮智之端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人之眞心眞心之流行自無不得其宜仁自協於義也子若能擴而充之眞心時時見前卽是居仁眞心時時見前則自中事物之機宜卽是由義居仁由義但在子一趨坐末之眞心擴而充之耳豈難事哉有頃諸子趨出先後有倫平格謂之曰徐行後長細事耳孟子指之爲悌且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實在乎此蓋眞心見在日用正可卽細事以觀之齒居其少徐步隨長者之後則心安安其所當安者仁也故曰可以爲堯舜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正謂擴而充之言行服用無不是堯則眞心純眞心復直說是堯而已矣絶不作未了語人皆可以爲堯舜更何疑乎

一晩兩生至就坐序次歷然平格曰只一就坐之頃仁義禮智一

一見前得其所安仁也得其所宜義也恭敬禮也是非不淆智也眞性之流行自然無不中節此豈待予學而能慮而知耶凡眞性之流行當下不自識知俱不學而能慮而知予平日所知覺作主者却是學而能慮而知自五六歲以來盤旋於習見習聞之中成予一腔習心習氣習慣如自然時與眞心互與而各距予若有志爲學擴充眞心則習心日消至於眞心時時見前習心消盡則君子矣若不能擴充習染與年齒俱進久之習染日深習心作主則小人矣生問何以能擴而充之曰予有志則自知知吾有所不忍亦知吾有所忍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知吾有所不爲亦知吾有所爲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無志則忽不及知漫不爲事矣越一日生問眞性之流行旣不自識知何以能知皆擴而充之曰不自識知祇在當下觸發之頃若終不自知安有此理然中亦有辨遇將入井之孺子則勃然怵惕當下不

自識知少項則知若遇含飴鼓腹之孺子則夷然而安當下既不自識知過此亦終不自知少項則知者擴而充之終不自知者不待汝知也但須識得當下既不自識知過此亦終不自知而眞心見在流行若此則仁義禮智固我所完備赤子之心固未嘗喪失我何可以自賊哉一生問夷然而安之心須常自體認否曰竟不體認不知眞心之果見在日用平日指點恐終信不及若已知而能信又常自體認雖與騎驢覓驢者不同然騎驢又常認驢不亦自生枝節乎

次見烈侍問之曰子有志否烈不能對詰之曰子當下豈不知恥耶卽此一點恥心是入聖眞種子故曰恥之於人大矣子若能擴而充之知人不可以無志而志不可不蚤立便是知恥近乎勇越日又問之仍不能對謂之曰子實無志自對不出卽羞惡之心不强作有志以對卽是非之心子當下豈不怦怦然心動耶卽惻隱

之心若儕輩問及便胡亂作對予今不敢胡亂作對我即恭敬之心予即令不能對答之頃四端一一見在若謂予不可爲聖人豈不怵殺予耶予只令能信眞心果見在日用眞心之見在日用果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是予恰恰原是一位見成聖人果信得及便不容不立志不容自退諉矣若終日昏昏因循過去日與習俱埋沒眞性枉失却一位見成聖人甘作下流不特辜負父師之望如辜負自已何予其思之越日烈書志願以對謂之曰予言太空濶於當下不切我不信予予果有志只從孝弟忠信實地上篤志力行於平日之有違於孝有違於弟有違於忠信處竭力改之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但能於孝弟忠信實地上眞切行之聖賢之道不外是矣若徒志願空濶而當下不切實是妄而已予其勉之越日又謂之曰人志願須大工夫須切實空濶大志須有切實細行以塡滿之其謂有大志願便須更有大道理大

工夫忽視見前細行謂不足與於大志而弗之盡也見前細行恰是大道理大工夫於見前細行一一自勉不使有分毫之未盡恰與大志願相副堯舜之道豈不大哉而孟子謂祇是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大矣孟子祇就徐行後長者謂謂之弟然則道理豈有大小工夫豈有大小哉士之有大志欲爲堯舜者亦就徐行後長者細行之類一一自勉而已矣卽如子所云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是大人者豈可學而至耶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是不失赤子之心卽爲大人卽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大志願須有切實細行以塡滿之亦斷可知矣赤子之心一誠而已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子去赤子之時尚未甚遠亦自勉於誠而可乎

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眞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眞旨者不別求

心蓋眞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梏之反覆者未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本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

不知眞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則或有認靈明知覺爲心之本體知求仁之學脈者不認靈明知覺蓋見在眞心當惻隱自惻隱當下不自知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下不自知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下不自知恭敬當是非自是非當下不自知是非又如遇將入井之孺子則勃然怵惕使遇含飴鼓腹之孺子則夷然而安矣當下不自知其夷然遇觳觫之牛則不忍使遇食草飲水之牛則恬然不動矣當下不自知其恬然眞心之直達流行本不自識知不自知故謂之良知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安得認靈明知覺爲心之本體

認靈明知覺爲心則必見有起滅而畏其走作於是有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之工夫靈明知覺者佛氏之所謂意識也意本有起滅不自識知之眞心發見則識神不見故識亦自有起滅不知見在眞心而認意識爲心以故提省照管操持涵養雖極其用力而忽作得主忽已作不得主忽心在忽心已不在勞苦而不成片段縱成亦是意識凝滯其於本心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知求仁之學脉者知眞心是主意識是賊眞心流行不自識知何可操持但有明昧本無走作何待操持

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爲內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眞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主賓雜揉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揉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

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寧之苦知求仁之學脉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

分內外因而分體用心意爲體應事接物爲用提醒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則應事接物自各得其機宜然往往靜則志氣淸明動則昏擾靜則義理照著動則紛亂有有體無用之患操持之力久久純熟靜固志氣淸明義理照著動亦不昏擾紛亂而泛應曲當是謂有體有用不知意識緣物而與物對待故有體用可分知求仁之學脉者見在眞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焉有對待既無對待焉有體用之可分乎

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則必喜於靜坐爲立體工夫或去人欲或息思慮或澄心收拾放心夫言已則必不離人言理則必不遺事既無離人之已無遺事之理安得默然靜坐離人而遺事知求

仁之學脉者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恰是心性工夫無取於靜坐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小心翼翼惟日不足則其心一其神凝是謂眞靜無取於靜坐以求靜

人欲只爲有人我須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有力若在虛見上消磨則無力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必不至過欲制念盤桓於腔子在虛見上消磨不過遏欲制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且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是致知格物不期於誠正而無不誠正勝私於念慮則是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在心上正其心意上誠其意恰成其盤桓腔子之病知求仁之學脉者止一擴充四端而人欲自去所謂對境實地上消磨而不在於虛見上者也蓋有所忍有所爲非人欲乎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則但見爲仁義而不見有人欲矣夫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非致知格物乎仁也義也不意誠心正乎

閒思雜念無非牽於人欲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則閒思雜念之根絕矣若其一種浮游之思則不篤志力行心思不專一精神不凝聚之故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孳孳焉以盡倫常日用而兢兢焉惟恐倫常日用之不盡則心思專一精神凝聚其於浮游之思慮不待去而自無不去何更作息思慮之工夫乎

澄心即所以去欲息慮若吾人眞心則但有明昧而無渣滓不待於澄是以聖學但有擴充眞心工夫無澄心工夫知求仁之學脈者即所見之端而隨在擴充之以完復此心之全量完復吾性之全體至於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則心性之全體復矣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習心爲梗眞心偶晦而不見謂之放習心爲主眞心或時影見而無實用放乃愈甚求放心者須在對境實地上有擴充之力而非

可於靜坐收拾其可靜坐收拾者靈明知覺之心也故前賢曰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不待於求又曰即求者是心知求則心在矣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蓋此等語句皆以靈明知覺爲心非仁義之良心故也孟子所謂心乃仁義之良心若知求放心爲即求仁義之良心則求字不爲遲緩孟子云人之有是四端而自爲謂不能者自賊者也知即不待求乎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求放心可不實用其力乎知求仁之學脈者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而求放心之道盡矣蓋有所忍有所爲放心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求放心也充類至義之盡至於不以言餂不以不言餂而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則眞心全體見前而不放然非眞知學脈則不能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而逐事逐物看道亦外也事物雖在外

而事物之道具於心逐事逐物看道又卽外以知內也欲卽外以知內必先內有主而後可故將敬字收斂身心然後逐事逐物看道不知道非看可明敬與明道不可分先後工夫知求仁之學脈者當其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善時已見道之大端從此篤志力行孳孳焉以盡倫常日用兢兢焉惟恐倫常日用之不盡則人情物理漸次明審聖賢經書漸次融貫深造而自得則知性知天道無不明矣明道在於篤行篤行卽是敬敬與明道不分先後工夫明道不在逐事逐物上看無內外故無先後所謂簡易之學如此

操持於內固立體工夫然安能靜坐涵養一無事乎故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曰且如欲爲孝不成單守一個敬字是敬與集義分兩事也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

物是義靜則察敬與不敬動則察義與不義是雖曰一事而實兩事也知求仁之學脉者只一集義而已全體是敬無分於動靜無分於有事無事所謂集義者無他擴充四端而已矣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集義也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集義也未可以言則不以言餂可以言則不以不言餂充類至義之盡也夫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孳孳焉必盡其心非敬乎孳孳焉盡其心必凜凜然惟恐此心之不盡又非敬乎故敬者集義之心敬爲集義之心則全體是敬故曰居敬曰修已以敬曰敬作所豈有間於動靜而有有事無事之分乎

提醒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惺惺而不昧者敬也非聖人之所謂敬葢渾然一體之真心非可操持其可操持者意也識也意識

本與物對待而見爲內心故可操持意識與物對待而見爲內心亦能操持故操持者亦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心非渾然一體之眞心敬亦非聖人之所謂敬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凛凛然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凛凛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凛凛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不自知其爲敬乃所爲敬即是心心即是敬也後世之學操持此心謂之敬操持此心則心非即敬必主敬持敬主敬持敬則敬吾知其敬夫敬以治心而知其爲敬分明心與敬二或曰吾人主敬尚恐不敬不主敬安能敬乎曰此未知敬夫吾人眞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苟有所不忍有所忍有所不爲有所爲則吾性不渾然一體矣苟不能

達不忍於所忍違不爲於所爲則吾心之全量不復吾性之全體有虧矣焉得而不孳孳焉得而不凜凜是不期敬而敬也不期敬而敬則無不敬又安用主或曰敬在於事則逐於外遇事而敬則有間斷曰敬事正所以盡吾渾然一體之眞心以敬在於事爲逐外是以吾心爲有外也敬在於事正集義也以敬在於事爲逐外是以義爲外也敬在於事則日見吾分之未盡日見吾渾然一體之心未復有事固兢兢無事亦惕惕自有所不容已安有間斷或曰夫子何以云操則存曰必有事焉之謂操適所言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如是必有事非操乎如是爲操心豈不存乎若不孜孜凜凜而一無所事則眞心陷溺豈不亡乎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孜孜焉盡人子人臣之分以庶幾乎不得罪於君親凜凜然日見人子人臣之分不克盡惟恐獲戾於君

親此之謂操心此之謂危若謂操持此心乃爲學立體之工夫何獨孤臣孽子且又何以言危耶或曰主敬之初安得不用意其後則忘敬而後無不敬故有放下了持敬再求進步心無一事時是敬之說曰敬是用意則操持之爲意識斷可見矣而可操持者亦意識也敬有時而可忘可放下則其初主敬持敬心與敬二亦斷可見矣而忘與放下亦未爲是也蓋吾人不敢須臾離道之心死而後已故曾子於啟手啟足之際而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不忍須臾離道之心即所謂必有事也必有事之爲敬非心無一事之爲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之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心法乎聖人凜凜兢兢惟日不足之心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所自不容已且凜凜兢兢惟日不足之心即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所自不容已故曰敬即是仁知敬即是仁則知敬矣且知敬即是仁則知仁矣

分內外分體用則分動靜敬爲靜中涵養集義爲有事靜則察敬與不敬動則察義與不義分動靜也亦謂靜以涵動之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旣然內外亦有然者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內外本未交相培養是也然顏子之勿視聽言動當下斬然不由過制孟子告公都子尚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豈顏子而制視聽言動乎孟子之學在於集義擴充四端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矣善養謂行無不慊於心未嘗餒也云爾孟子止有集義之功並無養氣之功亦顯然可見也知求仁之學脉者只一根直達眞心則病無不除不必更有隨症對治補罅修漏工夫卽非禮而視聽言動非澆薄之心卽穿踰之心也但能擴充四端則克己復禮當下而具故孟子一書工夫止有擴充四端求放心者此也集義者此也豈有他道哉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此擴充四端直截無餘之辭也而奚

有於內外夾持本末交養之枝節乎
合見在眞心而認靈明知覺爲心則見靈明炯然精光透露而指心爲靈氣曰知覺者氣之靈曰靈氣是心不是性曰心屬火乃光明發動之物曰心者氣之精爽益不知智而悞智爲識能識能知似乎氣之靈故又悞識爲氣而指爲心即後世有悞智爲佛氏之空慧曰良知當體本空曰無知而知知而無知辨智之非識詳哉其言之而乃曰天地之靈氣結而爲心并曰見得透時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亦由悞佛氏之空慧而未透故雖知智之非識而仍混觀其言曰心之本體只是一靈明曰靈明照徹混於識故見靈知流行生機活潑曰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而指靈氣爲心氣即是性知求仁之學脈者灼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渾然一體之直達者即吾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渾然一體也心即性也性非物物則物於物非物則不物於物而自

然直達心者吾性之直達者也惟不知性則不知心故見心之直達以爲其靈明活潑如此而指爲氣夫心能帥氣氣不能助心况直指心爲氣乎心非智之一端所能名况識與靈慧并非智乎

舍見在眞心而求心則認靈明知覺爲心而靈明知覺不可認爲性也故又必舍靈明知覺之心而求性於是推測於造化觀察於陰陽原夫未有天地之始必先有理理必生氣氣分陰陽而天地立陰陽分五行而萬物具理生氣理即載於氣氣分陰陽理即載於陰陽陰陽分五行理即載於五行理隋於木之氣則爲木之神而囿於木理隋於金之氣則爲金之神而囿於金理囿於木則與金木火土不相通理囿於金則與木水火土不相通故木作金不得金作木不得火水土皆然即如火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俱實理各爲所囿而不相通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苦者青者白者

紅者紫者圓者缺者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者皆萬古常然而不相易俱眞實道理自然而然雖物物統體一理而物物各一理雖物物各一理而物物統體祇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故物物而窮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在造化爲木金火水土者在人性則即爲仁義禮智信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木金水火土不相通則仁義禮智信不相通故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義常多而仁常少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仁盡人道之本分則必窮慈孝之根源就目前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忠信之發而推其理爲仁義禮智信之性而仁義禮智信之性爲賦於造化流行之木金水火土之神事事而窮之一

且有以知吾性焉性即理也心所以含藏敷施乎性者也氣也知覺者氣之靈靈處是心不是性故心者氣之精爽也舍見在眞心而求心性其說大概如此知求仁之學脉者當其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善時心性已了了分明自此篤志力行如不知有心性者然如從未嘗聞心性之說者然日見此心之未盡日見不足以副吾性行已當而但見未當分已盡而日求其盡其於行上已有多少戰兢不自安處有日入細日見微深入眞境但可自知處又何暇於逐事逐物積漸理會審知學脉而篤行之如此可謂深造之以其道矣一旦自得自契合於孔孟確確然性善確確然仁人心也性且不得以理言安得合於氣心本非靈明知覺又安得指爲氣理氣之說始於老莊老莊謂未有天地之先漠然虛無虛無生氣即宰乎氣氣之運行而錯綜不失其條緒乃虛無之運行而錯綜不失其條緒故指而名之曰道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

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是也後世指而名之曰理所謂虛即是理理生氣是也指性爲理乃老莊之所謂道所謂虛無安得是吾聖人所言之性乎即謂性爲神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謂理氣合而成性亦原於老莊莊子謂泰初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不言神乎不言合虛與氣乎若曰天命謂性是專言理便兼言氣便於率性之道說不去夫舍木金火水無仁義禮智專指性爲理便於仁義禮智說不去矣又奚得哉然專指性即理亦原於老莊老莊之道本以虛無宰乎氣而名然其書多言道不言氣又皆分言之曰壹其性養其氣是也夫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有形體有人之形體而性具焉性豈不載於形氣然氣自氣性自性本不容混苟其灼然知性自置氣不言葢氣

本非性不足言也孟子道性善是也或者謂論性不論氣不備故孟子之言無以服告子豈知孟子惟灼然知性故置氣不言乎仁義禮智性也不離乎氣稟者也非受於五行而後有也世所謂溫和嚴肅發舒收斂氣質也五行之神所爲也似乎仁義禮智而非仁義禮智也人惟稟陰陽五行以生故自有陰陽五行之氣質剛柔與惡固純是氣善亦有純是氣即中亦有純是氣溫和嚴肅發舒收斂氣質之善者也中行氣質之中者也即氣之善氣之中指爲仁義禮智則僕氣爲性矣故專指性爲理固非理氣合而成性亦非擬諸其形容而以溫和嚴肅發舒收斂之氣象言仁義禮智恰是專以氣言性益非性安可窺測而知乎或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况善而不謂之性乎曰性有五則是氣也非性也仁義禮智祇一性之發見而異其名因惻隱之發而名之爲仁因羞惡之發而名之謂義因恭敬之發而名之爲禮因是

非之發而名之爲智性安得有五惟謂性有五故謂仁義禮智不相通孝弟也者爲仁之本只一孝巳貫五倫只一仁巳攝義禮智克己復禮爲仁禮卽是仁仁者如射反求諸己義卽是仁只知愛親敬長知卽是仁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出仁而行卽是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出仁義而出卽有禮然曰等殺則巳明有智在仁義禮智說相通且不可况謂之不相通乎又惟謂性有五故謂仁義禮智有多少仁義禮智非稟於木金火水之神安得隨木金水火而有多少故聖人爲教未嘗謂有仁多義少之人使之求義而不求仁禮多智少之人使之求智而不求禮又惟謂性有五故謂感動而善惡分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惟性之動故無不善可以明性之善若動而有不善乃氣之動非性之動蓋氣有善惡故感動而分善惡也如溫和者木氣之善嚴肅者金氣之善則感動而見其溫和嚴肅之善卑懦者木氣

之惡暴厲者金氣之惡則感動而見其卑懦暴厲之惡眞性不爲主而氣質每用事惡固氣之惡善亦氣之善不可以其善而輙指爲性之善又安可以其惡而直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哉或曰善亦是氣然則何者乃性之發見耶曰眞性無時不發見但不知性而論性者明明惻隱之心而謂根於木明明羞惡之心而謂根於金抑明明溫和之氣根於木而必謂藹然之仁明明嚴肅之氣根於金而以爲秩然之義悞氣爲性則必悞性爲氣眞性之發見反難識認而性氣之動反不可別白矣

指理氣合而成性者謂理隋於木之氣則爲木之神而人禀受之曰仁理隋於金之氣則爲金之神而人禀受之曰義理爲之主故可專指之曰性卽理後人謂造化之中惟有一氣絶無理以爲之體於是剗理尊氣而爲之說曰氣之運行錯綜自有秩然之條理是乃謂之理於氣可見理非有理以體乎氣而理氣之說一變矣

分理氣者曰性即理也心者氣之精爽也而心性分剗理尊氣者曰理者氣之理非理氣爲二物性者心之性非心性爲二物理本無理一氣之條理性本無性一心之咸宜心固是氣性亦是氣理氣之說變而心性之說亦變矣知求仁之學脈者灼知天命之性灼知性與天道有分天命之謂性不可輙指天道爲性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非性與天道有分乎非性與天道固難言而不易聞乎理氣合而成性本於老莊之說言天道也造化惟有一氣近賢之說也亦言天道也遂指之曰性是天道即性非性與天道矣心者吾性之直達者也即性也知天道不可以言性而心之非氣又奚庸辨哉

論心性而或言理氣或專主一氣則情與才益無不是氣矣故曰情兼氣質情有不善曰才出於氣才有不善或曰情著於欲變而莫可詰才負氣而出充周而不窮則益離四端而言竟同佛氏矣

夫孟子以性善難言故即情以明性善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則情無不善可知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才無不善可知知求仁之學脈者知心知性故知情知才情者性之可見者也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豈非性之可見者謂之情乎豈得謂兼氣質而有不善者於欲而變不可詰乎才者吾性之所自具四端直達而不詘即才也不學而能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良知良能無與於氣豈有昏明强弱之不同而謂有不善乎豈負欲而出充周而不窮者乎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性又有知意之非心識之非知而悞於佛氏之真空妙有者盖既知意識之非心性又不知見在之真心恰恰性善而徒見當下之直達流行者本不自識知遂以為原來本空原來大虛故曰紛紛枝節外頭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陶

靖節個中三嘆有餘音又曰良知之虛卽天之太虛良知之無知太虛之無形知求仁之學脉者見在眞心不自識知必不以不自識知而謂之當體眞空無有本體蓋怵惕於將入井之孺子恬然於食草飲水之牛當下亦不自知其安何以不安也當不可安則自不安也何以安也當可安則自安也當不可安則自不安當可安則自安非性善而何哉不學而能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謂之良知安其所可安不安其所不可安各得其本心謂之仁人心可得謂之虛無謂之眞空乎

舍見在眞心而指點當體本空之靈知亦見在日用則必有候於情識之弊蓋吾人眞心與後起之情識常相間而出知求仁之學脉者知見在眞心卽是仁卽是性善自知與情識懸絶而工夫必擴充四端情識自不得而用事若當體本空之靈知原非吾性之本然佛氏雪山六載旣絶情識亦棄眞心一旦親證眞空自謂奇

特不知卽是見在夷然恬然不自識知之眞心味其爲此心之安處恰是性善而悞以爲性空耳後之學者旣不知眞心之安與不安本是性善有擴充工夫又未嘗如古之高禪斷命根去情識苦叅實悟而遽承認當體本空之靈知見在日用非情識而何哉情識之習慣有如自然情識之炯然有如知慧未嘗實悟則必死認爲當體本空之靈知於是以恣肆爲本色以流浪爲見成而蠱人心壞風俗矣

有見在情識之弊則又有懲之而收攝歛聚歸於虛靜淵寂乃得情識不汩而靈知之流行常感常寂亦無感無寂者知求仁之學脈者只自勉於立志不俟收攝歛聚而志常篤切卽心常凝謐且眞心直達流行不識不知是謂眞寂本體固然無俟於歸若用收攝歛聚之功而歸於虛靜淵寂則老氏之致虛極守靜篤也葢老氏之虛極靜篤非沉空守寂也虛室生白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固

未嘗不虛明活潑也虛靜淵寂而後靈知之流行常感常寂亦無感無寂其老氏之學乎嗚呼透悟四無則徹底佛氏之真空妙有故無所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未有悟入則必謂靜而後不撓虛而後發光故息心歸靜攝知歸止不自知其入於老氏徹底佛氏之真空則寂滅見前故指點寂滅亦見前一經未悟者承認遂爲情識靜爲之主而常感常寂無感無寂者不失爲老氏之真人真知一有虛靜可安頓而收攝斂聚亦便爲識神葢真空無可收攝斂聚可收攝斂聚者識神也學術之間不容髮者如此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又有專於靜坐而靜中養出端倪者夫靜中養出則虛能生有矣故云心之萬感萬應可睹可聞者皆實也其爲應感所從出不可以覩聞及則虛而已又云萬感萬應賫之不竆天地萬物罔不流行發育於其中而不爲天地萬物所礙豈非有生於無老氏之學乎且謂心之萬感萬應者有所從出之虛則

又非指氣爲心乎故有云載籍之中聖人無所不言惟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聖人無一言及之夫通塞往來生生化化者氣也不虛則生生化化之機或窒故工夫在致虛致虛者密密保護勿使虛靜之有撓則生生化化之氣無刻不流行活潑於腔子之中而常爲萬感萬應之本也知求仁之學脉者知性善眞實故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眞實豈得謂本虛形乃實乎心性本非二豈得謂四端之見有所從出乎眞心見在日用不識不知恰恰渾然一體之仁焉得有所謂生生化化乎篤志力行則眞性見前時時渾然一體焉得有所謂生生化化者流行活潑於腔子中乎行無不慊於心則氣自浩然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又豈生生化化之氣機流行活潑於腔子者可比擬乎

不知見在眞心則不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雖言一體而實非

渾然一體如云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一體云人物同稟天地之理故與天地萬物一體云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云人於天地間須是窮到至纖至悉十分透徹則與萬物爲一所無窒礙云心之德愛之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此皆以理推之當爲一體者也云將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云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此於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也云晏坐返觀忽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云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來古今渾成一片此於寂靜虛通之際見得一體者也云渾身透亮宇宙通明視盈天地間恰是個水晶宮此於靈明炯然之頃會得一體者也老氏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亦是推之

於虛氣而參萬歲而一成純則虛極靜篤之眞境也佛氏之十方
無壁落四面沒遮攔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
不離於當念則眞空無依之智所謂絕滅見前者也皆非吾渾然
一體之仁也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眞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
體蓋眞心無對待無對待則渾然一體眞心見在日用不自識知
不自識知則渾然一體如孩提之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者也
渾然親長一體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今人之乍見惻隱渾然孺
子一體者也渾然孺子一體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夫愛親敬長
此心之安者也乍見惻隱此心之不安者也安固渾然一體不安
亦渾然一體此豈非性善乎豈非所謂仁人心乎若佛老之一體
亦無對待亦不自識知而一爲虛無一爲寂滅靈明炯然之頃會
得一體者識神之幻景寂靜虛通之際見得一體者虛寂之境界
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卜度之影子以理推之當爲一體者

想像之虛見而已其於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誠不啻千里之謬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始知堯舜之道實實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實實忠恕而已矣始知强恕反求恰恰心性工夫愛親敬長恰恰渾然心性故指點只有四端無別語可指示工夫只有擴充四端無別路工夫須補湊知求仁之學脈者渾身是心渾身是性絕無深微玄妙之見若未嘗深造自得則有心性之見故樂於深微玄妙而不樂於平常眞實與之言無知而知知而無知則以爲精與之言愛親敬長乍見惻隱則以爲粗與之言靜養言擬情則以爲知性工夫與之言强恕反求入孝出弟則以爲人事粗迹趨向於聖學而所疑者聖學不肯爲異端而所信者異端終其身而莫之知可哀也已

知求仁之學脈者心性上絕無錯雜之見渾然性善渾然情善才

無有不足知能無有不良若未嘗深造自得則不灼知性善或以爲情有不善才有不善而有此錯雜之見

知求仁之學脉者於斯人絕無等次之見人人性善人人情善人人才足篤志力行則人人天縱若未嘗深造自得則不灼知性善凡人則不尤其不立志而尤其氣質聖人則不美其能立志而美其氣質何者近道何者不近道何者可爲聖人何者雖爲而有不至而高視聖人遠視大道畏難苟安之病興矣

知求仁之學脉者身不容不修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學不容不講道不容不明人心不容不正異端不容不闢若未嘗深造自得而見與聖人岐則有安身立命處可樂而齊治平爲腦後餘光滓巳好修爲分內而憂世憂民非本分所急卽有與同憂患之念而不如一體渾然者之關切雖奏治平之功猷而總非眞性之直達流行矣

知求仁之學脉者渾是平常渾是平實而異端之玄微高妙者毫不能及其萬一盡力於人倫綿密於日用而異端之超脫灑落者毫不能測其影響若未嘗深造自得則必以為玄微高妙超脫灑落者勝又必以為聖人本玄微高妙超脫灑落而以人倫日用平常平實者教人道眼不明淊濫莫辨終其身為異端之歸矣

知求仁之學脉者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指明心性言愛親敬長乍見怵惕惻隱即是直示心性言不忍觳觫即不忍觳觫已全心性言徐行後長即徐行後長已全心性若未嘗深造自得則必有粗淺有深微粗者淺者非性深者微者乃性疑小疑大疑偏疑全是盲子論色聾子論聲也相去遠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故也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勃然怵惕惻隱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而怛然其顙有泚見將以釁鐘之牛而惻然不忍其觳

餘利也善言性者莫如孟子也
謂在會諸友曰諸友能盡力於孝弟能强恕反求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反身而誠始信孟子道性善是實實性善始信仁人心也更無他語可代始信孩提愛敬之良是仁是義始信居常倫理日用渾然眞性始信位育參贊是吾性分本然聖人孜孜憂世憂民不是作而致其情始信聖人經書是徹底道心性孔門以求仁爲宗孟子一生言仁義舍此更無可爲宗更無可爲言始信孩提赤子本是大人學問之道止是復其固有非有所增加始信聖人非天生神異聖學非高遠難事始信火然泉達實有沛然莫禦之候始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乃見在日用之眞心諸友能篤志力行始有自信之日信得自巳始信得聖人始信今日平格所言皆身親實歷之語不爲欺抑友朋也
生問云適到一所見瞽者負竹履將以濟諸人不覺爲之惻然忽

遇田者不謹致其泥滓沾衣田者大不安某又不覺爲之惻然某思安得有許多心使敢問曰此眞性之發見乃心使非使心使心則顧於此失於彼恐有所不及既瞻前又顧後恐有所不能心性非有限量之物本自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本自能周徧又非吾可使之不周徧又非周徧則勞耗有所不繼堯舜之治天下洪水泛濫禽獸逼人則憂之既人得平土而居矣又憂民不得養至五穀熟而民人育似可無憂矣又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憂洪水憂禽獸憂養憂教無一夫不在堯舜心量中堯舜心量無一刻不周至於率土孔子周流列國幾徧七十二君欲變魯欲變齊欲導接輿欲引沮溺滿腔熱血隨地噴滿總不自知若於瞽者惻然於田者不惻然是於瞽者一體於田者不一體吾性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矣或接田者與瞽者之時遠則前發見後蔽塞亦誠有之正在發見之頃天地民物不隔絲毫適遇田者正在吾心量中顯

在惻然心慝不自知覺乃率性之自然子疑安得有許多心使是爲心性憂其不給疑其不備且此念一轉便自私自利之心學問不明便足爲害不可不知又曰田者致子泥潦沾衣子不怒而田者不安子爲感彼爲應田者不安而子爲之惻然彼爲感子爲應倏然之頃皆見眞心豈不可見人人性善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豈非必然者乎即此可知移風易俗之機子身所能爲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子所不容諉行有不得子不容以不反求諸已又曰子初不趨向正學即過譬者田者未必惻然今子向學之心懇切私意即開眞性即顯生云然某向課諸生口授讀而心不對口講貫而心不盡不過以循世法耳今自有肫肫懇懇者貫注諸生間已亦不自知曰人或謂此他人之子弟不知我我渾然一體或謂他人子弟何必如此盡心不知即是我盡已之性即是我力行復

性工夫若於此隔膜卽此喪失我渾然一體之性於此不盡心盡職則心浮意頗尚說甚工夫篤志力行之士雖一針一草之事到前無不盡心料理無分於大事小事無分於人事已事凡我之所當爲者俱我之事俱我所當自盡

人皆有所不忍明德也達之於其所忍明明德也明明德而親民在其中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大學指道之所在曰明明德親民指工夫之實地曰致知在格物知卽明德也卽有所不忍也致知卽明明德也卽達之於其所忍也達之於其所忍非在格物而何

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其實至誠盡其性卽在人物上盡人性物性亦卽在至誠盡性中盡非能盡其性而後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也舜盡事親之道盡性也非離瞽瞍而盡至誠盡其性卽在人物上盡可見瞽瞍底豫則

瞽瞍之性亦盡矣而卽在於舜之盡事親之道人性物性卽在至誠盡性中盡可見況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總是舜盡事親之道中不尤可見人性物性祗在至誠盡性中盡乎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盡人性盡物性卽贊化育之實事非此外更有贊化育也可與天地參卽參於此矣故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曰吾道一以貫之

一友舉乍見惻隱其顙有泚兩語云先生只有這點平格曰然不特平格只有這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俱只有這點貫人貫物充天塞地

一友謂孟子論堯舜禹湯武未見要領平格曰知孟子之要領則知堯舜禹湯武之要領矣衆謂孟子論堯舜禹湯武處甚多不知在何章可見平格曰卽許行章便可見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獨堯以爲憂堯獨憂故不能不舉舜舜又憂故不能不舉禹臯陶禹

掘地而注之海人得平土而居之矣又憂粒食未興生民之患未已使后稷教民稼穡既飽食煖衣矣又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如是可以無憂矣然洪水既平稼穡已教人倫已明堯憂未釋也丹朱不能憂故不得不以天下與能憂之舜舜恭已正南面憂仍未釋也商均不能憂故不得不以天下與能憂之禹啟能憂故不傳益而傳啓當日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其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與已毫不相涉惟是生民之憂乃自已私事人但知堯舜禹授受以天下不知其授受以憂也自後湯憂生民之塗炭於夏桀故不得不放桀武憂生民之塗炭於商紂故不得不誅紂湯武征誅之心卽堯舜禹揖讓之心後人但從天下起見謂征誅遜於揖讓惟孔子孟子知之故論堯舜禹湯武無抑揚之辭此其所論之要領也卽吾儒學問之要領也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

天下不容不平堯舜禹湯武在上則有可見之事孔孟在下則但有可見之心孔子憂生民之塗炭於春秋不得不周流列國孟子憂生民之塗炭於戰國不得不歷說齊梁其憂一堯舜禹湯武之憂其任一堯舜禹湯武之任也後世求仁之學不明憂之者絕無其人而生民遂無所托命嗚呼尚忍言耶今吾儕同會君子苟有志於復性之學自當尋孔孟之道緒趨求仁之脉路一旦求仁而得仁則堯舜禹湯武之憂於吾身親任之而斯民庶有所托命乎平格謂孔孟甚苦亦甚愚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子路之言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出自晨門之口孔子何嘗知道之不行何嘗知其不可爲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栖栖皇皇直至臨歿尚曰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豈非甚愚豈非甚苦孟子初見齊宣知非大有爲之君退而有去志又見足用爲善去之日三宿出晝猶以爲速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豈非甚愚豈非甚苦朋輩中若能身明孔孟之學亦將如孔孟之若亦不能不如孔孟之愚只如平格豈足望孔孟但一腔苦心愚腸頗與孔孟符合故時時浩嘆時時含淚亦不自知其然而然

人知孔曾思孟授受以道而不知堯舜禹授受以道人知堯舜禹授受以天下而不知孔曾思孟授受以天下葢君師之職雖分總是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總是荷位天地育萬物之任也以道授受是以天下授受以天下授受即是以道授受人見堯舜禹之治天下也信其以天下授受見孔曾思孟之教天下也信其以道授受雖然非篤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身荷斯道之任者其又安能不以愚言爲妄哉又曰信得此及便知吾儒之道之大便知孔孟之學非後儒可望便知立志爲學非僅端人正士不過心無妄念身無過行之小成便知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吾儒根本

便知格通人我是切實工夫便知吾道一以貫之非僅如後賢之說

大學乃曾子之書誠求仁全書也在論語之可見者莫顯於一貫章顏子未嘗著書載在論語者又未的見其聞道之實特以深贊嘆於夫子其聞一貫無疑也有子之可見者莫顯於言孝弟編論語者即以繼孔子言學之後有子之見重於孔門如此亦知孔門學脉諸弟子無脉脉者

孔子既沒諸弟子欲尊事有子正可見古人於師友間虛心處眞實爲已處有子亦足爲諸弟子之師但以所事孔子事之終有未安當時執不可者惟曾子然使諸弟子欲以所事孔子事曾子有子豈遽可之哉觀論語第十九篇則知子夏子張子游皆孔門高第弟子也其尊有子實爲具眼當時不特曾子不以爲可即有子亦不自以爲可曾子非藐視有子蓋弟子據師位而臨其同門友

揆之情理無一可者

有子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已傾底道出一貫其對哀公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孰與足孰與不足謂同誰足同誰不足也深見君民一體之意故曰孔門闡一貫之道者惟顏子有子曾子後人昧一貫之旨誤會曾子不可之意遂謂有子但是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而卑視之使孔門闡一貫之高弟陸沉於諸子之間而不得與顏曾並列可痛也後有與者升有子於配享之位庶不誣前哲之遺詣而一貫之道脉明矣